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說文解字

(六十)

段玉裁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說文解字注
(六十)
段玉裁註



登錄號	0384
類號	083.11

7814

國學基本叢書



802.2
7933
v.16

說文解字第十五卷

十五卷合敘而言也。大史公自序班氏序傳皆別自為篇。後漢書儒林傳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捨敘而言也許沖及隨志唐志皆云

金壇段玉裁注

敘曰

二字舊在下文此十四篇之上今審定移置於此左傳宣十五年正義引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可證

史記漢書法言大元敘皆殿於末古箸書之例如此許書十四篇既成乃述其箸書之意而為五百四十部取目記其文字都數作韻語以終之略放大史公自序云

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當作

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已垂憲象及神農氏

結繩為治而統其事

謂自庖犧以前及庖犧及神農皆結繩為治而統其事也殷辭曰易之興

國家圖書館



004754090

也其於中古乎。虞曰：與易者謂庖犧也。庖犧為中古，則庖犧以前為上古。黃帝堯舜為後世聖人。按依虞說，則傳云上古結繩而治者，神農以前皆是；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者，謂黃帝。孝經緯援神契云：三皇無文，是五帝以下始有文。

庶業其皤。其同荀卿書**飾偽萌生**。言庖犧作八卦，雖即文字之肇端，但八卦尚非文字，自上古至庖犧神農，專恃結繩事，皤偽茲漸，不可枝為。下黃帝造書契，張本黃

帝之史倉頡。倉，或作蒼。按廣韻云：倉姓，倉頡之後，則作蒼。非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史官倉頡，衛恆四體

書勢云：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二人皆黃帝史也。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誦者，

文略也。按史者，記事者也。倉頡為記事之官，思造記事之法，而文生焉。見鳥獸蹏迒之迹，知

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分理，猶**初造書契**。高誘注：呂覽曰：蒼

鳥跡，以**百工百義**也。又治**萬品百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造文章。

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文即謂書契也。此君子所

曰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居德依許字例，當作冗，惠而不

惜其說解必用本義之字，而不用段借，有為後人所亂者。

則必更正之。敘則許所自製之文，不妨同彼時通用之字。

亦使學者知古今字話不同，故知敘字不必同十四篇字。

也。施祿及下，謂能文者則祿加之。居德則忌，謂律已則貴。

德不貴。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依類象形，

文也。形二者也，指事亦所以象形也。文者造畫也。遠造其畫，其

而物像在是，如見遠而知其為兔，見速而知為鹿也。其

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形聲相益，謂形聲會意二者也。有

形與形相輔為會意，其後為倉頡以後也。倉頡有指事象

形二者而已。其後文與文相合而為形聲為會意，謂之字。

如易本祇八卦，卦與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也。文者物象之本。各本無此六字，依

義補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孳者汲汲生也。人及鳥生子曰

史禮經聘禮論語子路篇皆言名。左傳反正為乏。止戈為

此言字之始也。鄭注二禮論語皆云古曰名。今日曰字。按名

者自其有音言之。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

之大行人屬瞽史論書名。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韻書之

始也。中庸曰書同文。此字書之始也。周之韻書不傳。而毛

詩及他經韻語固在。周之字書不傳。而許君說文可補其

闕。按析言之。獨體曰文。合體曰字。統言之。則文字可互

稱。左傳止戈皿蟲皆曰文。是合體為文也。許君某部言文

箸於竹帛謂之書

箸各本作著。今正。从竹。此字

言字也。謙。昭焯。故曰者明。而俗改為著。明別之。則書與事

之則其事。昭焯。故曰者明。而俗改為著。明別之。則書與事

相黏連。軒麗。故引申為直略切之附者。張略切之衣者。而

俗亦皆作附。著衣著。或云說文無著。改為箸。皆未得其原

也。者於竹帛附著而著明之於竹帛也。古者大事書之於

冊小事簡牘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冊不及百名書於
 方古用竹木不用帛用帛蓋起於秦秦時官獄職務錄初
 有隸書以趨約易始皇至以衡石量書決事此非以縑
 素代竹木不可許於此兼言帛者蓋槩括秦以後言之書
 者如也謂如其事物之狀也聿部曰書者者也謂昭
 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造當為訖訖止也造俗此等蓋
許不廢此字黃帝為五帝之首自黃帝而帝顓頊高陽帝
譽高辛帝堯帝舜為五帝夏禹商湯周文武為三王其間
文字之體更改非一不可枚舉傳於世封于泰山者七十
者槩謂之倉頡古文不皆倉頡所作也
 有二代靡有同焉于當作於泰當作大封大山者七十二
家見管子韓詩外傳司馬相如封禪文
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無懷氏處義氏神農炎帝黃帝
顓頊帝侂堯舜禹湯周成王也援神契曰三皇無文而無
懷處義在五帝前曷云有文字乎五帝以前亦有記識而

已非必成字。黃帝以下，乃各著其字。故彙括之曰：七、十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大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景宣注曰：外舍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大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天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而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玉裁按：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許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皆是泛言教法，非專指王太子。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已識字已知算矣。至十歲，乃就外傅講求六書之理。九數之法，故曰十年學書計。與他家云八歲入小學異者，所傳不同也。周禮無八歲入小學之文，因保氏併系之。周禮保氏教國子，先呂六

書。周禮保氏教國子六藝五曰六書。國子者公卿大夫之

子弟師氏教之保氏養之而世子亦齒焉。六書者文字

聲音義理之總匯也。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而字形盡於

此矣。字各有音而聲音盡於此矣。有轉注段借而字義盡

於此矣。異字同義曰轉注。異義同字曰段借。有轉注而百

字可一義也。有段借而一字可數義也。字形字音之書若

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殆其一端乎。字義之書若爾雅其

取著者也。趙宋以後言六書者。向衿陘隘。不知轉注段借

所以包括詰訓之全。謂六書為倉頡造字六法。說轉注多

不可通。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也。轉

注段借二者。字之用也。一曰指事。劉歆班固首象形。次象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一曰指事。事。指事即象事。鄭眾作

處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見意各本作可見。今依

非也。音如憶。識意在古音第一。部。二。是也。二。二。各本作上下。

以下每書二句。皆韻語也。也。非。今正。此謂古文

也。有在一之上者。有在一之下者。視之而可識。為上下。察

之。而見上下之意。許於二部。曰。二。高也。此指事。二。底也。此

指事序復舉以明之指事之別於象形者形謂一物事咳
 眾物專博斯分故一舉日月一舉二三二二三所咳之物多
 日月祇一物學者知此可以得指事象形之分矣指事亦
 得稱象形故乙丁戊己皆指事也而丁戊己皆解曰象形
 子丑寅卯皆指事也而皆解曰象形一二三四皆指事也
 而四解曰象形有事則有形故指事皆得曰象形而其實
 不能溷指事不可以會意殺合罔文為會意獨體為指
 事徐楚金及吾友江良庭往往認會意為指事非也

曰象形象當作像像者侶也象者南越大獸也自易象形
大傳已段借矣劉歆班固鄭眾亦皆曰象形

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詰詘見言部猶今言屈
曲也日下曰實也大陽

之精象形月下曰闕也大陰之精象形此復舉以明之物
 莫大乎日月也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之象形獨體如日
 月水火是也合體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眉从目而以尸
 象其形箕从竹而以甘象其形衰从衣而以衤象其形
 从田而以畎象耕田溝詰屈之形是也獨體之象形則成
 字可讀軒於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讀說解中往往經淺人

刪之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中兼
有二者會意則兩體皆成字故與此別
三曰形聲劉歆班固謂之

象聲形聲即象聲也其字半主義半主義者取其
義而形之半主義者取其聲而形之不言義者不待言也

得其聲之近似故曰象聲曰形聲者曰事為名取譬相
聲鄭眾作諧聲諧詒也非其義

成江河是也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即
古曰名今日曰字之名譬者諭也諭者告也以

事為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為
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別於指事象形者

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其別於會意者會意合體主義
形聲合體主義聲或在左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或在

或在外亦有一字二聲者有亦聲者會意而兼形聲也有
省聲者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其省某字為之聲也

四曰會意劉歆班固鄭眾皆曰會意會者合也合二體之
意也一體不足以見其義故必合二體之意以

成**會意者比類合誼曰見指撝莖信是也**誼者人所宜也
先鄭周禮注曰

今人用義古書用誼。誼者本字，義者段借字。指搗與指摩同，謂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誼，可以見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誼，可以見必是武字。是會意也。會意者，合誼之謂也。凡會意之字，曰从人言，曰从止戈，人言止戈二字，皆聯屬成文，不得曰从人从言，曰从止而全書內往往為淺人增一从字。大徐本尤甚，絕非許意。然亦有本用兩从字者，固當分別觀之。有似形聲而實會意者，如拘鉤筭，皆在句部，不在手金竹部。莽，莫糾不入井系部之類。

五曰轉注。劉歆班固鄭眾亦皆曰轉注。轉注猶言是也。互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轉，互相為訓。如諸水相為灌注，交輸互受也。轉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也。數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漢以後釋經謂之注，出於此。謂引其義使有所歸，如水之有所注也。里俗作註字，自明至今刊本盡改舊文。其可嘆矣。

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旨略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

哉首基肇祖元胎倣落權輿其於義或近或遠皆可互相
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獨言考老者其顯明親切者也老
部曰老者考也考者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是之謂轉
注蓋老之形从人毛匕屬會意考之形从老丂聲屬形聲
而其義訓則爲轉注全書內用此例不可枚數但類見於
同部者易知分見於異部者易忽如人部但禡也衣部禡
但也之類學者宜通合觀之異字同義不限於二字如禡
羸程皆曰但也則與但爲四字室窳皆曰寤也則與寤爲
三字是也爾雅首條初爲衣之始哉爲才之段借字才者
艸木之初首爲人體之始基爲牆始肇爲犀之段借犀者
始開祖爲始廟元爲始胎爲婦孕三月倣爲始也落之爲
始義以反而成權輿之爲始蓋古語是十一者通謂之始
非一其首而同其異字之義乎許云考者老也老者考也
舉其切近著明者言之其他若初才首基犀祖元胎倣落
權輿等字之皆爲始未嘗不義同爾雅也有參差其辭者
如初下曰始也始下曰女之初也同而異異而同也有綱
目其辭者如晷爲意內言外而攷爲兄晷者爲別事晷魯
爲鈍晷曾爲晷之舒尔爲晷之必然矣爲語已晷乃爲晷

之難是也。有云之言者，如孔子云貉之言貉，貉惡也。狄之言淫，辟也是也。凡經傳內云之言，亦云之為言者，視此有云猶者，如不下云一猶天也。爾下云麗爾猶靡麗也。本下云大十猶兼十人也。苟下云夕口猶慎言也。穽下云豈猶齊也是也。凡傳注中云猶者，視此有以段借為轉注者，如會下云曾益也。曾即增，邑下云匕合也。匕即比，旒下云允進也。允即執，是也。凡爾雅及傳注以段借為轉注者，視此爾雅訓哉為始，謂哉即才之段借也。毛傳訓瑕為遠，謂瑕即遐之段借也。故轉注中可包段借，必二之者，分別其用也。既段借而後與段義之字相轉注，未段借則與本義之字相轉注也。轉注之說，晉衛恆、唐賈公彥、宋毛晃皆未誤。宋後乃異說紛然。戴先生荅江慎修書正之，如日月出矣，而燭火猶有思復然者，由未知六書轉注段借二者，所以包羅自爾雅而下一切訓詁音義，而非謂字形也。玉裁按衛恆四體書勢曰：轉注者以老注考也。此申明許說也。而今晉書諷為老壽考也，則不可通。毛晃曰：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六曰假借。劉歆、班固、鄭眾皆作假借，六書之次第，鄭眾一可通後世，不得其說。

象形。二會意。三轉注。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所言非其敘。劉歆班固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注。六假借。與許大同小異。要以劉班許所說為得其傳。蓋有指事象形。而後有會意形聲。有是四者為體。而後有轉注假借二者為用。戴先生曰。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是也。學者不知轉注。則亦不知假借為何用矣。假當作段。又部曰。段借也。然則人部當云借。段也。段借者。古文初作而文不備。乃以同聲為同義。轉注專主義。猶會意也。段借兼主聲。猶形聲也。

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託者寄也。謂依傍同聲而寄於此。則凡事物之無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如漢人謂縣令曰令長。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義。引申展轉而為之。是謂段借。許獨舉令長二字者。以今通古。謂如今漢之縣令縣長字。即是也。原夫段借放於古。文本無其字之時。許書有言以為者。有言古文以為者。皆可薈萃舉之。以者用也。能左右之曰以。凡言以為者。皆為此也。如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也。而以為行來之來。鳥孝

鳥也。而以爲鳥呼字。朋。古文鳳。神鳥也。而以爲朋。攬字。子
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也。而人以爲儻。韋。相背也。而以爲
皮。韋。西。鳥在巢上也。而以爲東西之西。言以爲者。凡六。是
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明證。本無來往字。取來。麥字爲之。
及其久也。乃謂來爲來。往正字。而不知其本訓。此許說。段
借之明文也。其云古文以爲者。洒。下云。古文以爲。灑。埽字。
疋。下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巧。下云。古文以爲。巧字。取。下
云。古文以爲。賢字。焱。下云。古文以爲。魯衛之魯。哥。下云。古
文以爲。歌字。詖。下云。古文以爲。頗字。鬯。下云。古文以爲。覲
字。爰。下云。古文以爲。車轅字。敲。下云。周書以爲。討字。此亦
皆所謂依聲託事也。而與來。鳥。朋。子。韋。西。六字不同者。本
有字而代之。與本無字有異。然或段借在先。製字在後。則
段借之時。本無其字。非有二例。惟前六字。則段借之後。終
古未嘗製正字。後十字。則段借之後。遂有正字爲不同耳。
許書又有引經說。段借者。如。叢。人。姓也。而引商書。無有作
叢。謂鴻範。段。叢。爲好也。莫。火不明也。而引周書。布重。莫。席
釋云。蕩。席也。謂顧命。段。莫。爲密也。聖。古文。塗。以土增。大道
上也。而引唐書。朕。聖。讒說。殄。行。釋云。聖。疾惡也。謂堯典。段。

聖爲疾也。圍。回行也。而引商書曰圍。釋云圍者升雲半有半無。謂鴻範段圍爲駱驛也。枯。槁也。而引夏書唯箇輅枯。釋云木名。謂段枯槁之枯爲木名也。此皆許偁經說段借。而亦由古文字少之故。與云古文以爲者。正是一例。大氏段借之始。始於本無其字。及其後也。既有其字矣。而多爲段借。又其後也。且至後代。譌字亦得自冒於段借。博綜古今。有此三變。以許書言之。本無難易二字。而以難鳥蜥易之字爲之。此所謂無字依聲者也。至於經傳子史。不用本字。而好用段借字。此或古古積傳。或轉寫變易。有不可知。而如許書每字依形說其本義。其說解中。必自用其本形。本義之字。乃不至矛盾自陷。而今日有絕不可解者。如息爲愁。憂爲行。和。旣畫然矣。而愁下不云息也。云憂也。寤爲塞。塞爲隔。旣畫然矣。而塞下不云寤也。云塞也。但爲襪。袒爲衣。縫解。旣畫然矣。而襪下不云袒也。云袒也。如此之類。在他書可以託言段借。在許書則必爲轉寫譌字。蓋許說義出於形。有形以範之。而字義有一定。有本字之說。解以定之。而他字說解中。不容與本字相背。故全書譌字。必一一。誤正。而後許免於誣。許之爲是書也。以漢人通借。餘多。

不可究詰。學者不識何字為本字，何義為本義。雖有倉頡爰歷博學，凡將訓纂，急就元尚諸篇。楊雄、杜林諸家之說，而其篆文既亂，襍無章，其說亦零星間見，不能使學者推見本始。觀其會通，故為之依形以說音義，而製字之本義昭然可知。本義既明，則用此字之聲而不用此字之義者，乃可定為段借。本義明而段借亦無不明矣。及宣

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也。大史官名，籀人名。漢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大史作大篆十五

篇。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然則其姓不詳。記傳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應劭、張懷瓘、顏師古及封演聞見記郭忠恕、汗簡引說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據。大篆十五篇亦曰史籀篇，亦曰史篇。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此古文二字當易為大篆。大篆與倉頡古文或異，見於許書十四篇中者備矣。凡云籀文作某者是也。或之云者不必盡異也。蓋多不改古文者矣。籀文字數不可知。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此籀字訓讀書與宣王大史籀非

可牽合。或因之謂籀文有九千字。誤矣。大篆之名。上別乎古文。下別乎小篆。而爲言曰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籀文者。以人名之。而張懷瓘書斷。乃分大篆及籀文爲二體。尤爲非是。又謂籀文亦名史書。尤非。凡漢書元帝紀。王尊傳。嚴延年傳。西域傳。馮燎。後漢書皇后紀。之。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或云善史書。或云能史書。皆謂便習隸書。適於時用。猶今人之工楷書耳。而自應仲遠注漢。已云史書。周宣王大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殊爲繆解。許偁史篇者三。爽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甸下云。史篇讀與缶同。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知史篇不徒載篆形。亦有說解。班志云。建武時亡六篇。唐元度云。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許蓋取王育說。與

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曰古文

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也

始見小戴經解。莊子天運。孔子書六經以古文者。以壁中經知之。左氏述春秋傳以古文者。於張蒼所獻知之。皆見下文。古文大篆二者錯見。此云皆以古文。兼大篆言之。六經左傳。不必有古文。而無籀文也。下文云。取史籀大篆。或

頗省改兼古文言之不必所省改皆大篆而無古文也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不言古文知古文已包於大

篆中也王莽改定古文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不言大篆知古文奇字二者

內已包大篆也呂氏春秋云倉頡厥意可得而說謂雖當造大篆是古文亦可稱大篆之證

文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之世而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真古文之意未嘗不可說也

其後謂孔子歿而散言絕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七十子終而大義乖也

見孟子分為七國韓趙魏燕齊楚秦田疇異晦如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晦秦孝公二百

四十步為晦車涂異軌車之徹廣曰軌因以軌名涂之廣七國時車不依徹廣八尺之定制或廣或陝

焉涂不依諸侯經涂七軌環涂五軌野涂律令異瀆如商三軌之制各以意為之故曰車涂異軌也

左庶長定衣冠異制如趙武靈王效胡服為惠文冠前插變法之令貂尾又服鞞齊王之側注冠楚王之

解牙冠是也

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謂大行人屬瞽史喻書名聽聲音之制廢而各用其方俗

語言各用其私意省改之文字也言語異聲則音韻岐文字異形則體製惑車同軌書同文之盛於是乎變矣**秦**

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

者

以秦文同天下之文秦文即下文小篆也本紀曰二十六年書同文字

斯作倉頡篇

藝文志曰

倉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

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志曰爰歷六章車府令趙

高作車上當有中字伏儼曰

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

志曰

博學七章大史令胡毋敬作司馬彪曰大史令掌天時星麻胡毋姓也公羊音義史記索隱母皆音無或作父母字

非也李之七章趙之六章胡母之七章各為一篇漢志取目合為倉頡一篇者因漢時閭里書師合為三篇斷六十

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故也六十字為一章者凡五十五然則自秦至司馬相如以前小篆祇有三

千三百字耳。淺人云：倉頡大篆有九千字。大篆之多，三倍於小篆。其說之妄，不辨而可知矣。皆取史籀

大篆，或頗省改。省，同媾。女部曰：媾，少減也。亦作消。水部曰：消，減也。省者，減其繁重，改者，改其怪奇。如

民弟革酉，皆象古文之形。所謂改也。書中載秦刻石，廿沒

二字。此又刻石，與其小篆異者，如古文之有奇字也。云取

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者，言史籀大篆，則古文在其中。大篆

既或改古文，小篆復或改古文，大篆或之云者，不盡省改

也。不改者多，則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

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

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小篆者也。籀者，引書之謂。大史

所謂或頗省改者，也。所謂小篆者也。籀作者，大篆則謂李

斯等作者，小篆以別之。小篆，藝文志作秦篆。凡

許書中云篆書者，小篆也。云籀文者，大篆也。是時秦燒

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皆詳始

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趣疾也而古文由此絕矣。藝文志曰：是時始造隸書

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晉衛恆曰：秦既用篆，奏事繇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唐張懷瓘曰：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為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小篆焉。按小篆既省，改古文大篆，隸書又為小篆之省。秦時二書兼行，而古文大篆遂不行，故曰古文由此絕。自爾秦秦時刻石，皆用小篆。漢初人不識科斗，其證也。

書有八體。爾猶此也。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下，即次之以八體六技，而不言其篇數。韋昭注：八體用許說。

一曰大篆。不言古文者，古文在大篆中也。上云古文由此絕，何也？古文大篆雖不行，而其體固在。刻符蟲書等，未嘗不用之也。

二曰小篆。其時所取重也。

三曰刻符。魏書：江式表符，下六節之一。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四曰蟲書。新莽六體，有鳥蟲書，所以信者。

五曰摹印。即新莽之繆篆也。

六曰署書。木部曰：檢者，書署也。凡題榜亦曰署。冊部曰：冊者，署也。從戶冊。

七曰殳書。蕭子良曰：殳者，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

及按言及以包凡兵器題識不必
專謂及漢之剛卯亦及書之類
八曰隸書所以便於官

刻符而下其漢志所謂六技與刻符旛信摹印署書及書
皆不離大篆小篆而詭變各自為體故與左書併六技

漢興有艸書衛恆曰漢興而有艸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

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章艸之始也按艸書之
併起於艸橐趙壹云起秦之末殆不始史游其各字不連

絲者曰章艸晉以下相連絲者曰今艸猶隸之有漢隸今
隸也漢人所書曰漢隸晉唐以下楷書曰今隸艸書又為

隸書之省文字之變已極故許蒙八體而附著之尉律謂
於此言其不可為典要也漢趙壹有非艸書一篇

廷尉所守律令也百官公卿表曰廷尉秦官掌刑辟藝文
志曰漢興蕭何草律刑法志所謂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

於時者作律九章也此以下至輒
舉劾之說漢律所載取人之制
學僮十七已上童字

始試句絕謂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史各本作吏今

應攷試也

禮注曰。倍文曰諷。竹部曰籀。讀書也。毛詩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抽即籀。籀讀二文爲轉注。尙書克由。繹之。由繹。即籀。繹也。史記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紬亦即籀字也。今本說文。言部讀下云。誦書也。不合。故訓。誦乃籀之誤耳。凡古卜筮。抽繹卦爻本義。而爲辭者。因以籀名之。今左傳作繇。俗作繇。許偁則作卜籀。籀之說明。而許所謂諷籀書者。可明矣。諷籀書九千字者。諷謂能背誦。尉律之文。籀書謂能取尉律之義。推演發揮。而繕寫至九千字之多。諷若今小試之。默經籀書。若今試士之時。藝上云。始試。則此乃試之之事也。藝文志。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無籀字。得爲史。得爲郡縣史也。周禮史十有二人。注曰。史掌書者。又史掌官書。以贊治。注曰。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後漢書百官志。郡太守。郡丞。縣令。若長。縣丞。縣尉。各置諸曹掾史。又已

八體試之

八體。漢志作六體。或六體。乃亡新時所立。漢初

蕭何律文也。自學僮十七至。輒舉劾之。許與班略異。而可互相補正。班云。大史試學童。許則云。郡縣以諷籀書試之。

又以八體試之而後郡移大史試之此許詳於班也班云
諷書許則云諷籀書此亦許詳於班也班云六體許則云
八體此許覈於班也班云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許云
尚書史此班詳於許也班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許不言吏民上書此亦班詳於許也班書之成
雖在許前而許不必見班書固別有所本矣
郡移大史

并課絕句取者已為尚書史大史者大史令也并課者合而

字謂試其記誦文理試以八體謂試其字迹縣移之郡郡
移之大史大史合試此二者取讀殿取之取其取者用為
尚書令史也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主書藝文志曰以
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云史書者謂能史書之令史
也漢人謂隸書為史書故孝元帝孝成許皇后王尊嚴延
年楚王侍者馮嫪後漢孝和帝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
北海敬王睦樂成靖王黨安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
善史書大致皆謂適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國擇便巧史
書者以為右職又蘇林引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
書者給佐諸府也是以知史書之必為隸書向來注家

釋史書爲大篆其繆可知矣石建自詭馬不足一馬援糾繆皋爲四羊其可證也蓋漢承秦後切於時用莫若小篆隸書也志兼言御史令史御史之令史卽百官志之蘭臺令史許不及之者以下文云字或不正輒舉劾之乃尙書所職非御史所職也○光武紀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尙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誠敕者謂敕刺史大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按此知漢人除策諸侯王用木簡篆書外他皆用縑素隸書而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有罪也百官志絕無用大篆之事也

曰民曹尙書主凡吏民今本奪民字上書事然則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正民曹尙書事而令史實佐之者也此以上言漢初今雖有尉律不課今者許謂當其時也謂尉律之法如此

字也。小學不修。謂不以八體試之也。漢志自史籀十五篇下

五篇謂之小學者。八歲入小學所教也。莫達其說久矣。莫解六書之說也。玉

初制用律及八體書。迄乎孝武。依丞相御史言。用通一藝

以上補卒史。乃後吏多文學之士。合說文藝文志及儒林

傳參觀可見。蓋始用律。後用經。而文學由之盛。始試八體

後不試。第聽問里書師習之。而小學衰矣。故言今以惜之。

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失其姓名。藝文志云。徵齊人

能通倉頡讀者是也。張敞從受之。謂令張敞從此人學。如

晁錯之從伏生受。向書。張叔等十餘人詣京師受業。博士

或學律。張敞從受之。藝文志曰。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令也。張敞從受之。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

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按云。倉頡多古字者。謂

倉頡篇中。大半古文大篆。且周秦時所用音義。在漢時則

為古字。如張揖古今字詁所記者是也。俗師失其讀者。失

其音義也。正讀者。正其音義。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子

吉。吉子竦，字伯松，博學文雅，過於做郊祀志。曰：美陽得鼎，獻之有司，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者也。不宜薦見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涼州刺史杜業。業，漢書作鄴，似當從許作業。杜鄴字子夏，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沛人。爰禮，沛依六篇，邑部當作邾，此亦從俗。講學大夫秦近，講學禮也。亏部平下曰：爰禮說其一端也。講學大夫秦近，或曰：卽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說曰：若亦能言之。謂已上共五人，皆能說倉頡稽古三萬言者也。亦能言之。讀也。杜業在哀帝時，爰禮秦近皆在平帝。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及亡新時。

廷中，曰禮爲小學元士。

孝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

方術本艸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
 封輶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王莽傳曰元始四年徵天
 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
 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
 公車令記說廷中紀傳所說正是一事爰禮等百餘人說
 文字未央廷中正其時也禮等通小學史篇文字者也史
 篇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也王裁按楊雄傳曰史篇莫
 善於倉頡是則凡小學之書皆得併史篇藝文志曰至元
 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黃門侍郎楊雄
 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志曰訓纂一
 楊从木或从手者誤本傳奏采呂作訓纂篇篇楊雄作楊
 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
 雄傳曰史篇莫善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
 於倉頡作訓纂

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凡者取摭也取摭者都數也倉頡
 已下十四篇謂自倉頡至於訓纂

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數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數也
 藝文志曰漢時間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

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此謂漢初倉頡篇，祇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此謂三家所作，惟凡將之字有出倉頡篇外者也。志又曰：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謂雄所作訓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班但言章數，許但言字數，而數適相合，不數急就。元尚者，皆倉頡中字，既取倉頡，可不之數也。不數凡將者，凡將字雖或出倉頡外，而必咳於訓纂中，故亦不之數也。訓纂續倉頡，而無復倉頡之字，且易倉頡中自復者，故五千三百四十字，一無重複也。然則何以云十四篇也？合李斯趙高、胡毋敬、司馬相如、史游、李長、楊雄所作而言之，計字則無復。計篇則必備也。本祇有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訓纂，七目。又析之爲十四，其詳不可聞矣。漢初蓋倉頡、爰歷、博學爲三倉。班於倉頡一篇自注云：上七章，則爰歷

爲中博學爲下可知也。自楊雄作訓纂以後，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梁庾元威云：倉頡五十五章爲上卷，楊雄作訓纂記滂喜爲中卷，賈升郎更續記彥鬚均爲下卷。人僂爲三倉。元魏江式亦云：是爲三倉。蓋自張揖作三倉訓詁，陸璣詩疏引三倉說，郭樸作三倉解詁，魏晉時早有三倉之僂。韋昭注漢云：班固十三章疑在倉頡下篇三十四章之內。然則賈魴所作有三十四章，而班之十三章在其中。許所云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數班賈所作也。楊雄訓纂終於滂熹二字，滂熹者言滂沱大盛，賈魴用此二字爲篇目，而終於彥均二字，故庾氏云：楊記滂喜，賈記彥均。隨志則云：楊作訓纂，賈作滂喜，其實一也。喜與熹古通用，熹者大盛之意。彥音盤，大也。大學人之彥聖，彥一作盤，是也。懷瓘書斷云：倉頡訓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許全書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蓋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外，他采者三千十三字。班賈之篇，未嘗不在網羅之內。且班賈而外，亦且偕歸漁獵之中。班前於許，賈則同。

時許卽不見班賈之書而未央廷中百餘人所說楊雄所未采凡將所出倉頡外藝文志所云別字十三篇者具焉是皆許之所本也自倉頡至彥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許引幼子承詔郭注爾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將七言如蜀都賦注引黃潤纖美宜製禪藝文類聚引鐘磬竽笙筑坎侯是也急就今尚存前多三言後多七言元尚今無考若隨志所載班固大甲篇在昔篇蓋卽在十三章內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皆由其字已具三倉中故不得列於三倉也若藝文志又稱倉頡傳一篇楊雄倉頡訓纂一篇杜林倉頡訓纂一篇杜林倉頡故一篇此四篇者又皆漢人釋倉頡五十五章之作五十五章四言爲句如今童子所讀千字文此四篇者如顏師古王伯厚之釋急就篇也自倉頡至彥均漢魏時蓋皆以隸書書之或以小篆書之皆閭里書師所教習謂之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校今史書

借校字爲之字也古無校字

自己爲應制作王莽傳曰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制度甚盛立樂經

自言盡力制禮作樂事。頗改定古文。頗者閒見之詞。於古文閒有改定。如疊字下。亡新以為疊。从三

日。大盛改為三。時有六書。與周禮保氏六書同名。異實。莽田。是其一也。之六書。即秦八體。而損其二也。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下文詳之。秦有小篆隸書。而古文由此絕。故惟孔子壁中書為

古文。故六。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分古文為二。儿下書首此。云古文奇字人也。

无下云。奇字。蘇也。許書二見。蓋其所記古文中時有之。不獨此二字矣。楊雄傳云。劉歆之子棻。嘗從雄學奇字。按不

言大篆者。大篆即包於古文奇字二者中矣。張懷瓘謂奇字即籀文。其跡有石鼓文存。非是。三曰篆書。

即小篆。上文所謂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按此十

在下文左書。即秦隸書之下。上文明言李斯趙高胡毋敬皆取史籀大篆省改。所謂小篆。則作小篆之人。既顯白矣。

何容贅此。自相矛盾耶。况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而蔡刻。衛恆羊欣江式庾肩吾王僧虔酈道元顏師古。

亦皆同辭。惟傳聞不一。或晉時許書已譌。是以衛巨山疑
 而未定耳。下杜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增減大
 篆體。去其餘。復始。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下杜江
 式張懷瓘皆作下邳。庾肩吾書品作下邳。邈說文無此字。
 蓋古祇。四曰左書。即秦隸書。左今之佐字。小徐本作左。而
 作藐。從俗作佐。後人或以古字改之。而又。不盡改也。左書謂其
 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上文云。初有隸書。以趣約易。
 不言誰作。故此補之。曰秦始。五曰繆篆。所曰摹印也。摹規
 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繆篆。所曰摹印也。摹規
 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繆讀。六曰鳥蟲書。所曰書
 綢繆之繆。上文秦文八體。五曰摹印。六曰鳥蟲書。所曰書
幡信也。幡當作旛。漢人俗字。以幡為之。書旛謂書旗幟書
 信。謂書符。凡上文四曰蟲書。此曰鳥蟲書。謂其或
 像鳥。或像蟲。鳥亦併羽蟲也。按秦文八體。尚有刻符署書
 及書。此不及之者。三書之體。不離乎摹印書。旛之體。故舉
 二以包三。古文則析為二。以包大篆。篆
壁中書者。已下尊
 意在復古。應制作。故不欲襲秦制也。

述己作書之意故承壁中書而釋之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

論語孝經劉歆移書讓大常博士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

六篇藝文志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得古文尚

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景十三王傳曰

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按古文傳謂記及論語也許所謂

得禮者禮古經也志言禮古經五十六卷出於魯淹中及

孔氏與后氏戴氏經十七篇相似多三十九篇十七篇即

唐以後所謂儀禮多出之三十九篇漢儒莫為之注遂亡

○記者謂禮之記也河間獻王傳禮與禮記為二此亦當

云禮禮記轉寫奪一禮字耳志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

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也王

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也隨志劉向考校經籍得

記百三十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

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經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十四篇是也

謂之古文記則以上皆為古文可知○尚書者志言尚書

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以考伏生經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亦云。得古文逸書十六篇。要之。伏生所有。以及所無。皆爲古文矣。○春秋蓋謂春秋經也。志言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春秋經傳。班志不言出誰氏。據許下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意經傳皆其所獻。古經與傳別。然則班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謂蒼所獻也。而許以經系之孔壁。以傳系之北平侯。恐非事實。或曰春秋二字衍文。○論語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篇是也。齊論語則二十二篇。魯論語則二十一篇。○孝經者。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是也。孝經一篇。十八章。漢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以上皆古文。以其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大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家。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據此。則科斗文乃晉人里語。而孔安國敘尚書。乃有科斗文字之僞。其爲作。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孝惠三年。乃除僞。固顯然可見矣。

挾書之律。張蒼當於三年後獻之。然則漢之獻書。張蒼取先漢之得書。首春秋左傳。而平帝時乃立博士。何也。秦禁挾書。而蒼身為秦柱下御史。遂藏左氏。至漢弛禁。而獻之亦可以知秦法之不行矣。此亦壁中諸經之類也。故類記

之論衡說左傳卅篇出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

恭王壁中恐非事實

卽莽代之古文皆自相侶。何休云亦者。兩相須之意。銘字

名許從古文禮也。而此作銘者。不廢今字也。侶像也。郡國

所得秦以上鼎彝其銘卽三代古文。如郊祀志上有故銅

器。問李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

其刻果齊桓公器。又美陽得鼎。獻之有司。多以爲宜。薦見

宗廟。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凡若此者。亦皆壁中經。雖叵

之類也。皆自相似者。謂其字皆古文。彼此多相類。雖叵

復見遠流。流小徐木其詳可得略說也。元應引三倉曰。叵

此字以可急言之。卽爲不可。如試可乃已。卽試不可乃已

也。而此有叵字者。不廢今字也。雖不可再見古昔原流之

詳而其詳亦可得略說之就恭王所得北平所獻以及郡國所得鼎彝古文略具於是故王莽時六書不得古文便以壁中書為古文反古而世人大共非訾禮記鄭注曰曰復始之道莫之能易也

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詭當作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

鄉俗用變亂常行曰燿於世此謂世人不信壁中書為古向為之

字向孔氏之壁憑空造此不可知之書指為古文變亂常行以燿於世也正文常行世人謂秦隸書也諸生

競逐說字解經誼誼各本譌作誼今正誼義古今字藝文志曰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

想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

藝白首而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

易謂諸生之爭逐說字解經義也稱秦隸書即倉頡書云此積古以來父傳之子者安能有所改易而乃謂其非

古文乃輒別造不可知之書為古文也說字以解

經本無不合患在妄說隸書之字如下文所舉乃猥曰

馬頭人為長謂馬上加人便是長字會意曾不知古文小

之字罕見蓋漢人持十為斗今所見漢隸字斗作升與升

字之尤俗者字什字相混正所謂人持十

也斗見十四篇小篆即虫者屈中也蟲从三虫而往往段

古文也本是像形字虫為蟲許多云蟲省

聲是也但虫蟲見十三篇本像形字所謂隨體詰隸字

祇令筆畫有橫直可書本非从中而屈其下也如許書於

民酉字曰从古文之體小篆有變古文令可廷尉說律至

書者隸書亦有變小篆令可書者其道一也

百字斷法猶之說字也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通典陳羣

律令序曰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禰律有假借不廉

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

賅律按訶責字見三篇言部俗作呵古多以苛字荷字代

之漢令乙有所苛人受錢謂有治人之責者而受人錢故

與監臨受財假借不廉使者得賂為一類苛从艸可聲假
為訶字並非从止句也而隸書之尤俗者乃譌為苟說律
者曰此字从止句句讀同鉤謂止之而鉤取其錢其說無
稽於字意律意皆大失今廣韻七歌曰苛止也虎何切玉
篇止部云苛古文訶亦皆
譌字耳而不若苟之甚
若此者甚眾不可勝
皆不合孔
氏古文謬於史籀文字以倉頡史籀為正故必兼舉之不
曰倉頡古文而曰孔氏古文者漢時惟
孔子壁中書為倉頡古文也鼎
彝之銘則合於孔氏古文者也
俗儒嗇夫嗇俗本作鄙非
謂之**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字
嗇夫
之條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段借六書也藝文志
曰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怪
舊執而善野言執今藝字也五音
韻謹作執亦通
已其所知為祕妙妙古
妙取精細之意故以目小之義引申段借之後人別製妙
文蔡邕題曹娥碑有幼婦之言知其字漢末有之許書不

錄者晚出之俗字也而不廢此字者可從者則不廢从女少聲於古造字之義有合古好从女子妥从女爪安从宀女晏从女日周禮媼从女敝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故古造字多有取於此凡俗字不若馬頭人人持十之已甚者許所不廢也

究洞聖人之微愔
究窮也洞同迥迥者達也愔者意也

又見倉頡篇

中幼子承詔
幼子承詔蓋倉頡篇中之一句也倉頡篇例四字為句今許書言部無詔字蓋許以誥字

包之古曰誥秦漢
日詔義同音近

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

焉
日大徐作號幼子承詔蓋指胡亥即位事俗儒尚夫既謂隸書即倉頡時書因謂李斯等所作倉頡篇為黃帝

之所作以黃帝倉頡君臣同時也其云幼子承詔者謂黃帝乘龍上天而少子嗣位為帝也無稽之談漢人乃至於

此其迷誤不論豈不悖哉
論猶曉也悖亂也自世人大共非訾以下至此皆言尉律不課

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之害蓋自不試以諷籀尉律九千字不課以八體書專由通一藝進身而不讀律則不知今矣

所習皆隸書而隸書之俗體又日以滋蔓則不知古矣以其滋蔓之俗體說經有不為經害者哉此許自言不得不為說文解字之故孟子曰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古聖賢作述皆必有所不得已焉爾後魏江式亦以篆形謬錯隸體失真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免為鬮神蟲為蠶皆不合古文大篆及許氏說請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書

曰子欲觀古人之象虞書皋陶謨文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向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黼黻希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日月以下像其物者實皆依古人之像為之古人之像即倉頡古文是也像形像事像意像聲無非像也故曰古人之像文字起於像形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皆像其物形即皆古像形字古畫圖與文字非有二事帝舜始取倉頡依類像形之文用諸衣裳以治天下故知文字之用大矣虞義倉頡觀於天地人物之形而畫卦造書契帝舜法伏羲倉頡之像形以為旗章衣服之飾大舜之智猶修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舊不敢穿鑿况智不如舜者乎

文今亡矣夫。論語衛靈公篇文。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私當

為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藝文志曰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

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蓋文字

者。上蓋釋論語之辭此蓋承上起下之辭經藝之本。六藝字古當祇作執執

種植於其中故曰六藝後人種執字作執六藝又加云作藝蓋皆俗字許書當是用執王政之始。并

人所已垂。後人所已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

至嘖而不可亂也。上句論語學而篇文下句易穀辭傳文今敘篆文。合已古

籀。此已下至蓋闕如也自述作書之例也篆文謂小篆也古籀謂古文籀文也許重復古而其體例不先古文籀

文者欲人由近古以攷古也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故先篆文正所已說古籀也隸書則去古籀遠難以推尋故

必先小篆也。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於小篆者，則以古籀駮小篆之後，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書之通例也。其變例則先古籀後小篆，如一篇二下云古文上下下云篆文二先古文而後篆文者，以旁帝字从二必立二部使其屬有所从，凡全書有先古籀後小篆者，皆由部首之故也。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小大論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也。中庸曰：無徵不信，可信者必有徵也。徵，證也。證，驗也。許君博采通人，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司馬相如說淮南王說董仲舒說劉歆說楊雄說爰禮說尹彤說逢安說王育說莊都說歐陽喬說黃顥說譚長說周成說官溥說張敞說甯嚴說桑欽說杜林說衛宏說徐巡說班固說傅毅說，皆所謂通人也。而賈侍中達則許所稽，撰其說，稽從受古學者，故不書其名，必云賈侍中說。稽，攷止也。稽，留而攷之也。撰，專教也。撰，音與詮同。詮，具也。稽，攷詮釋，或以說形，或以說音，或以說義，三者之說皆必取諸通人，其不言某人說者，皆根本六藝經傳，務得倉頡史籀造字本意，因形以得其義，與音而不為穿鑿。將曰

理羣類

羣類謂如許冲所云天地鬼神山川州木鳥獸虫

文字之說說

解謬誤

謂說形說音說義有謬誤者皆得解判之也

曉學者達神

其條理也

恒曉者明之也達猶通也恒者意也達神恒者指事象形形聲

會意轉注段借

分別部居不相襍廁也

居當作尻凡居處字古用尻後世乃

神妙之恒也分別部居不相襍廁謂分

用居為之許從俗也廁猶置也分別部居不相襍廁謂分

別為五百四十部也周之字書漢時存者史籀十五篇其

體式大約同後代三倉許所引史篇三姚下甸下爽下略

如後代倉頡傳倉頡故秦之倉頡爰歷博學合為倉頡篇

者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字訓纂滂熹同之凡將篇每句七

字急就同之其體例皆襍取需用之字以文理編成有韻

之句與後世千字文無異所謂襍廁也識字者略識其字

而其形或譌其音義皆有所未諦雖有楊雄之倉頡訓纂

杜林之倉頡訓纂倉頡故而散而釋之隨字敷演不得字

形之本始字音字義之所以然許君以為音生於義義著

於形。聖人之造字，有義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學者之識字，必審形以知音，審音以知義。聖人造字，實自像形始。故合所有之字，分別其部，爲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則曰凡某之屬，皆从某。於是形立而音義易明。凡字必有所屬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統攝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若網在綱，如裘挈領，討原以納流，執要以說詳，與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亂禠無章之體例，不可以道里計。顏黃門曰：其書槩樞，有何條例，剖析窮根原，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此取爲知許者矣。蓋舉一形以統眾形，所謂槩樞有條例也。就形以說音義，所謂剖析窮根源也。是以史篇三倉自漢及唐，遞至放失，而說文遂轉行於世。如左公毛公之詩傳春秋傳，皆後出，而率循獨承，永久勿替也。按史游急就篇，亦曰分別部居，不禠廁，而其所謂分別者，如姓名爲一部，衣服爲一部，飲食爲一部，器用爲一部，急就之例如是。勝於李斯胡母敬趙高司馬相如楊雄所作諸篇，散無友紀者，故自述曰：急就奇觚，與眾異也。然不無待於訓詁，訓詁之法，又莫若據形類聚，故同一分別部居，而功用殊矣。萬物

咸覩靡不兼載

許沖云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蝨蟲襍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靡不畢載蓋

史游之書以物類為經而字緯之許君

厥誼不昭爰明已

之書以字部首為經而物類緯之也諭誼兼字義字形字音而言昭明也諭告也許君之書主

論就形而為之說解其篆文則形也其說解則先釋其義若元下云始也丕下云大也是也次釋其形若元下云从

一从兀丕下云从一从不是也次說其音若兀為聲不為聲及凡讀若某皆是也必先說義者有義而後有形也音

後於形者審形乃可知音即形即音也合三者以完一篆說其義而轉注段借明矣說其形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

明矣說其音而形聲段借愈明矣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萬字皆兼三者萬字必以三者彼此造互求說

其義而轉注段借明者就一字為注合數字則為轉注異字同義為轉注異義同字則為段借故就本形以說義而

本義定本義既定而他義之為借形可知也故曰說其義而轉注段借明也說其形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明者說其形則某為指事某為象形某為獨體之象形某為合體

某為合二字之會意某為合二字之形聲某為會意兼有形聲皆可也說其聲而形聲段借愈明者形聲必用此聲為形段借必用此聲為義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

左氏論語孝經

漢田何以易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喜授白光翟牧後漢注

丹鮐陽鴻任安范升楊政皆傳孟氏易而虞翻自其高祖光至翻五世皆治孟易故仲翔孟學為尤選孟易者許君

易學之宗也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

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孔氏者許書學之宗也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毛氏者許學詩之宗也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禮古經五十六卷出壁中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許不言誰氏者許禮學無所主也古

謂之禮唐以後謂之儀禮不言記者言禮以該記也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古謂之周官經許鄭亦謂

之周禮不言誰氏者許周禮學無所主也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出壁中及張蒼家左氏者許春秋學

之宗也。論語不言誰氏者，學無所主也。許沖以為魯國三老所獻議，郎衛宏
 誰氏者，學無所主也。許沖以為魯國三老所獻議，郎衛宏
 所校。以上為班志之六藝九種，而不言樂者，以禮周官
 該樂也。傅者揚也。揚者舉也。許書內多舉諸經以為證，以
 為明論。厥皆古文也。此反對上文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
 誼之助。皆古文也。史籀而言所謂萬物兼載，爰明以論
 責皆合於倉頡古文，不謬於史籀大篆。不言大篆者，言古
 文以該大篆也。所說之義皆古文大篆之義，所說之形皆
 古文大篆之形。所說之音皆古文大篆之音。故曰皆古文
 也。然則所稱六藝皆以言古文大篆，即六藝之外，所稱載
 藉如老子淮南王伊尹韓非司馬法之類，六藝孟氏孔氏
 毛氏左氏外，所稱諸家如韓詩魯詩公羊春秋之類，亦皆
 以言古文大篆也。且逐字說之，不必有所稱者，無非以言
 古文大篆之字形字音字義也。上文萬物咸覩，靡不兼載。
 厥誼不昭，爰明以論。正謂全書皆發揮古文，言其稱易孟
 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謂全書中
 明論厥誼，往往取證於諸經，非謂稱引諸經皆壁中古文
 本也。易孟氏之非壁中明矣。古書之言古文者有二，一謂

壁中經藉一謂倉頡所製文字雖命名本相因而學士當
區別如古文尙書古文禮此等猶言古本非必古本字字
皆古籀今本則絕無古籀字也且如許書未嘗不用魯詩
公羊傳今文禮然則云皆古文者謂其中所說字形字音
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本明矣所說字形
字音字義皆合倉頡史籀則周禮保氏所教六書指事象
形形聲會意轉注段借字例之條大明於天其於所不知
下俗儒啻夫迷誤不諭者可昭然共諭矣

蓋闕如也此用論語子路篇語蓋闕疊韻字凡論語言如
或疊韻雙聲字踧踏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漢
書儒林傳曰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者不言所不知
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丘蓋丘蓋荀卿書
作區蓋丘區闕三字雙聲許全書中多箸闕字有形音義
全闕者有三者中闕其二闕其一者分別觀之書凡言闕
者十有四容有後人增竄者如單下大也从叩卑叩亦聲
闕此謂从卑之形不可解也邑从反我邑从反
月卯从月冫水彙从三泉皆云闕謂其音讀缺也

巽下直云闕謂形義音皆缺也哉下云闕从戈从音謂其義及讀若缺也

說文解字第一

一 部一

一 部二 古文上字蒙一而次之短畫在長畫之上有物在一之上也其別於二字者二兩畫長短

均也各本二篆作上非

二 部三 次示者示从二蒙二而次之也二者古文上

三 部四 蒙示有三垂而以三次之

王 部五 蒙三而次之从一卅三也

王 部六 亦蒙三而次之

王部七。蒙王而次之。凡竝之重之而又有屬者則別

屬則不別為部。如祿在示部之末是也。

彡部八。文象形而次此者為其列多不過三。

士部九。蒙上以十一。卅三。次之以十合一。

丨部十。王王中皆有丨。以母之故次之以丨。

冫部十一。蒙引而上。行之丨也。

艸部十二。蒙中而次之。

艸部十三。蒙艸而次之。

艸部十四。蒙艸而次之。

說文解字第二

川部十五

仍蒙一而次之

冫部十六

蒙小从八而次之以八余居八部而所屬有彖蓋古本此下有余部

采部十七

采者八之類皆象分別之形也故次於此

𠂔部十八

蒙八而次之

𠂔部十九

蒙半从八牛而次之

𠂔部二十

蒙牛而次之

𠂔部二十一

蒙牛而次之

𠂔部二十二

蒙𠂔从口而次之

凵部二十三。張口也。故

凵部二十四。蒙口而

𠃉部二十五。蒙叩而

𠃊部二十六。有形不相蒙者。此是也。

止部二十七。蒙𠃊从止而次之。

𠃋部二十八。蒙止止三文而次之。

𠃌部二十九。亦蒙止止二文次之。

𠃍部三十。蒙止而次之。

正部三十一。蒙止而次之。

𠄎部三十二 蒙正而次之

𠄏部三十三 仍蒙止而次之

𠄐部三十四 蒙是而从𠄎而次之

𠄑部三十五 蒙𠄎而次之

𠄒部三十六 蒙及而次之兼蒙止

𠄓部三十七 蒙𠄎部𠄎于二文而次之

𠄔部三十八 仍蒙止而次之

𠄕部三十九 牙之形無所蒙而其為物齒屬也故次於此

𠄖部四十 仍蒙止而次之

止部四十一。仍蒙止。

品部四十二。遠蒙口而次之。

龠部四十三。蒙品而次之。

冊部四十四。蒙龠从冊而次之。

說文解字第三

𠂔部四十五。蒙品而次之。

舌部四十六。仍蒙口。

干部四十七。蒙舌从干而次之。

𠂔部四十八。仍蒙口。

只部四十九。仍蒙。

肉部五十。仍蒙。

𠃉部五十一。仍蒙。

𠃊部五十二。蒙句从𠃊而次之。

古部五十三。仍蒙。

十部五十四。蒙古从此而次於此。

𠃋部五十五。蒙十而次之。

𠃌部五十六。仍蒙。

𠃍部五十七。蒙言而次之。

音部五十八。蒙言而次之。

亨部五十九。蒙言从辛而次之。

辛部六十。其形下體類辛而次之。

業部六十一。蒙業而次之。

𠄎部六十二。蒙業从𠄎而次之。

𠄎部六十三。反𠄎故次之。

𠄎部六十四。蒙𠄎而次之。

𠄎部六十五。蒙𠄎而次之。

𠄎部六十六。蒙𠄎而次之。

日部六十七。蒙昇从日。

辰部六十八。蒙曰而次之。

鬣部六十九。蒙曰蒙而次之。

革部七十。古文革从日。故蒙曰而次於此。

冂部七十一。形無所蒙以物可覆而次之。

冂部七十二。蒙冂而次之。

爪部七十三。蒙曰而次之。

夨部七十四。義同爪。故次之。

𠃉部七十五。蒙乳而次之。

又部七十六。日之形从又，从ナ也。故蒙日而次之以又大。

尸部七十七。

𠂇部七十八。蒙又而次之。

𠂈部七十九。蒙又而次之。

𠂉部八十。蒙又而次之。

𠂊部八十一。蒙聿而次之。

𠂋部八十二。蒙聿而次之。

𠂌部八十三。仍蒙又。

𠂍部八十四。仍蒙又。

臣 部八十五 蒙取从臣 而次之

𠄎 部八十六 仍蒙 又

𠄏 部八十七 蒙受而 次之

𠄐 部八十八 蒙受从几 而次之

𠄑 部八十九 仍蒙 又

𠄒 部九十 仍蒙 又

𠄓 部九十一 蒙皮而 次之

𠄔 部九十二 仍蒙 又

𠄕 部九十三 蒙支而 次之

卜部九十四。蒙支从卜而次之。

用部九十五。蒙卜而次之。

爻部九十六。卦爻之事與卜相近故次於此。

爻部九十七。蒙爻而次之。

說文解字第四

目部九十八。仍蒙支而次之。

目部九十九。蒙目从目而次之。

目部一百。蒙目而次之。

目部一百一。蒙目而次之。

盾部一百二 蒙目而次之

自部一百三 字形略與目字形相似故次之

白部一百四 白與自一字如 白與自一字如 白與自一字如

鼻部一百五 蒙自而次之

𠃉部一百六 蒙自部之百 字而次之

習部一百七 蒙白而次之

羽部一百八 蒙習从羽 而次之

隹部一百九 羽傳於隹 故次之

𠃉部一百十 蒙隹而次之

養 隹部一百十一 蒙 隹而次之

𠂔 部一百十二 蒙 隹从𠂔而次之

首 部一百十三 蒙 𠂔而次之

羊 部一百十四 蒙 𠂔而次之

𦍋 部一百十五 蒙 羊而次之

瞿 隹部一百十六 仍 蒙 瞿 蒙 隹而次之

隹 部一百十七 仍 蒙 隹

隹 隹部一百十八 仍 蒙 隹

鳥 部一百十九 鳥 與 隹 同 物 故 次 之

鳥部一百二十。蒙鳥而次之。

華部一百二十一。形無所蒙。

華部一百二十二。上體與華相似，故次之。

呂部一百二十三。形無所蒙。

呂部一百二十四。蒙幺而次之。

馬部一百二十五。蒙幺而次之。

尙部一百二十六。蒙幺而次之。

子部一百二十七。形略與幺相似，故次於此。

攷部一百二十八。形無所蒙，仍遠蒙之也。

𠂔部一百二十九 遠蒙爪

𠂔部一百三十 蒙受

𠂔部一百三十一 蒙叔

𠂔部一百三十二 蒙占而

𠂔部一百三十三 亦蒙

𠂔部一百三十四 蒙丹而

𠂔部一百三十五 蒙骨从肉

𠂔部一百三十六 蒙肉而

𠂔部一百三十七 不必蒙上

夕部一百三十八。蒙刀而次之。

勑部一百三十九。蒙刀而次之。

丰部一百四十。蒙勑从丰而次之。

丰部一百四十一。蒙丰而次之。

𠂔部一百四十二。首與刀相似故蒙刀而次之。

說文解字第五

𠂔部一百四十三。不蒙上。

箕部一百四十四。蒙竹而次之。

𠂔部一百四十五。蒙箕之足而次之。

丘部一百四十六。遠蒙三篇之少。

工部一百四十七。蒙左从工而次之。

𠄎部一百四十八。蒙工而次之。

巫部一百四十九。蒙工而次之。

日部一百五十。不蒙上。

𠄎部一百五十一。蒙甘而次之。

𠄎部一百五十二。蒙甘从口而次之。

𠄎部一百五十三。不蒙上。

𠄎部一百五十四。與乃略相似。故次之。

可 部一百五十五。蒙 𠃉 而次之。

𠃉 部一百五十六。蒙 𠃉 而次之。

𠃉 部一百五十七。蒙 𠃉 而次之。

𠃉 部一百五十八。蒙 𠃉 而次之。

𠃉 部一百五十九。不蒙上。

𠃉 部一百六十。蒙喜从豈而次之。

𠃉 部一百六十一。蒙豈而次之。

𠃉 部一百六十二。蒙豈从豆而次之。

𠃉 部一百六十三。蒙上。次之。以豆。

豐豆部一百六十四。蒙豆而次之。

豐豆部一百六十五。蒙豆而次之。

豐豆部一百六十六。蒙豆而次之。

豐豆部一百六十七。蒙虛从虎而次之。

豐豆部一百六十八。蒙虎而次之。

豐豆部一百六十九。蒙虎而次之。

皿部一百七十。不蒙上。

皿部一百七十一。皿之類也。故次之。

皿部一百七十二。蒙皿而次之。

𠂔 部一百七十三。蒙皿而次之。

丩 部一百七十四。不蒙上。

𠂔 部一百七十五。蒙丩而次之。

𠂔 部一百七十六。蒙丹而次之。

井 部一百七十七。井與丹形似，故次之。

𠂔 部一百七十八。不蒙上。

𠂔 部一百七十九。亦从匕，故次之。

𠂔 部一百八十。亦从匕，故次之。

△ 部一百八十一。蒙食从△而次之。

會部一百八十二。蒙△而次之。

倉部一百八十三。蒙倉而次之。

人部一百八十四。蒙△而次之。

𠂔部一百八十五。不蒙上而首略相似。

𠂕部一百八十六。略相似。𠂕處。

高部一百八十七。

𠂖部一百八十八。不蒙上。以凡之小篆作𠂖。同似高之下體。故次之。

高部一百八十九。蒙高形相似。

京部一百九十。蒙高而次之。

𠄎部一百九十一 蒙高而次之

𠄎部一百九十二 倒高而次之

𠄎部一百九十三 蒙高而次之

𠄎部一百九十四 仍蒙入

𠄎部一百九十五 蒙高而次之

來部一百九十六 蒙高而來而次之

來部一百九十七 蒙來而次之

來部一百九十八 蒙來从來而次之

來部一百九十九 蒙來而次之

𠄎部二百。蒙姓而

𠄎部二百一。蒙姓而

𠄎部二百二。事近皮韋

𠄎部二百三。形似夕

夕部二百四。形似夕

𠄎部二百五。仍蒙

說文解字第六

𠄎部二百六

𠄎部二百七。蒙木而

𣎵部二百八 蒙木而次之

𣎵部二百九 不蒙上以下十餘部皆以艸木之事而類次

𣎵部二百十 不蒙上

𣎵部二百十一 不蒙上

𣎵部二百十二 蒙倒之而次之

𣎵部二百十三 形近之而次之

𣎵部二百十四 不蒙上

𣎵部二百十五

𣎵部二百十六

𠂔部二百十七

𠂔部二百十八

蒙𠂔而次之

𠂔部二百十九

蒙𠂔而次之

𠂔部二百二十

仍蒙木而次之

𠂔部二百二十一

蒙木而次之

𠂔部二百二十二

仍蒙木

𠂔部二百二十三

仍蒙木

𠂔部二百二十四

仍蒙木

𠂔部二百二十五

蒙東而次之

口部二百二十六 蒙束从口而次之

員部二百二十七 蒙口而次之

貝部二百二十八 蒙員从貝而次之

𠂔部二百二十九 仍蒙口而次之

𠂔部二百三十 蒙邑而次之

說文解字第七

日部二百三十一

日部二百三十二 蒙日而次之

𠂔部二百三十三 蒙旦而次之

𠂇部二百三十四。蒙𠂇从𠂇而次之。

𠂇部二百三十五。仍蒙日。

晶部二百三十六。蒙日。

𠂇部二百三十七。月者日之類也。故次之。

𠂇部二百三十八。蒙月而次之。

𠂇部二百三十九。蒙月而次之。

𠂇部二百四十。蒙𠂇从𠂇而次之。

𠂇部二百四十一。蒙月而次之。

𠂇部二百四十二。蒙夕而次之。

田部二百四十三。上。不蒙。

巳部二百四十四。上。不蒙。

康部二百四十五。次之。蒙巳而。

肉部二百四十六。上。不蒙。

齊部二百四十七。上。不蒙。

未部二百四十八。不蒙。上。遠。蒙木也。

上片部二百四十九。亦遠。蒙木。

鼎部二百五十。次之。蒙片而。

宀部二百五十一。上。不蒙。

𣎵部二百五十二。克之類也。故次之。

𣎵部二百五十三。上。不蒙。

𣎵部二百五十四。蒙禾而次之。

𣎵部二百五十五。蒙禾而次之。

𣎵部二百五十六。蒙黍而次之。

米部二百五十七。禾之類也。故次之。

𣎵部二百五十八。蒙米而次之。

𣎵部二百五十九。蒙穀从日而次之。

𣎵部二百六十。形似日。故次之。

𣎵部二百六十一。上。不蒙。

𣎶部二百六十二。次之。蒙木而。

𣎷部二百六十三。次之。蒙林而。

𣎸部二百六十四。上。不蒙。

𣎹部二百六十五。上。不蒙。

𣎺部二百六十六。上。不蒙。

𣎻部二百六十七。上。不蒙。

𣎼部二百六十八。次之。蒙瓜而。

𣎽部二百六十九。上。不蒙。

宮部二百七十。蒙宀而次之。

呂部二百七十一。蒙宮从呂而次之。

內部二百七十二。蒙宀而次之。

寯部二百七十三。蒙宀而次之。

夕部二百七十四。蒙寯从夕而次之。

冂部二百七十五。不蒙上。

冂部二百七十六。蒙冂而次之。

冂部二百七十七。蒙冂而次之。

冂部二百七十八。蒙冂而次之。

𦉳部二百七十九。蒙口而次之。

𦉴部二百八十。蒙口而次之。

巾部二百八十一。蒙口而次之。

市部二百八十二。蒙巾而次之。

帟部二百八十三。蒙巾而次之。

帱部二百八十四。蒙帛从白而次之。

𦉶部二百八十五。蒙巾而次之。

𦉷部二百八十六。蒙巾而次之。

說文解字第八

𠃉部二百八十七不蒙上

𠃊部二百八十八倒𠃉而次之

𠃋部二百八十九反𠃉而次之

𠃌部二百九十並𠃉而次之

𠃍部二百九十一反𠃉而次之

𠃎部二百九十二二𠃉相背而次之

𠃏部二百九十三蒙北而次之

𠃐部二百九十四从三人故次之

𠃑部二百九十五蒙人而次之

𡗗部二百九十六 蒙王而次之

𡗘部二百九十七 仍蒙人

𡗙部二百九十八 蒙人而次之

𡗚部二百九十九 反身也故次之

𡗛部三百 衣从二人也故次之近篆衣者多失其形

𡗜部三百一 蒙衣而次之

𡗝部三百二 蒙人而次之

𡗞部三百三 蒙老从毛而次之

𡗟部三百四 蒙毛而次之

尸部三百五。象人臥，故次之。

尺部三百六。蒙尸而次之。

屮部三百七。蒙毛蒙尸而次之。

履部三百八。蒙尸而次之。

舟部三百九。蒙履从舟而次之。

舟部三百十。蒙舟而次之。

人部三百十一。仍蒙人。

足部三百十二。蒙儿而次之。

走部三百十三。蒙儿而次之。

良部二百十四。蒙儿而

𠄎部二百十五。蒙儿而

𠄎部二百十六。蒙儿而

𠄎部二百十七。蒙儿而

見部二百十八。蒙儿而

見部二百十九。蒙見而

𠄎部二百二十。仍蒙

𠄎部二百二十一。蒙欠而

𠄎部二百二十二。蒙欠而

𠃉部三百二十三。反欠故次之。

說文解字第九

頁部三百二十四。蒙儿而次之。

𠃉部三百二十五。蒙頁从百而次之。

𠃉部三百二十六。蒙百而次之。

𠃉部三百二十七。形似離蔽其面故次於此。

𠃉部三百二十八。蒙頁而次之。

𠃉部三百二十九。倒首故次之。

須部三百三十。蒙頁而次之。

彡部二百二十一 蒙須从彡而次之

彡部二百二十二 蒙彡而次之

文部二百二十三 蒙彡从文而次之

彡部二百二十四 蒙彡而次之

后部二百二十五 上不蒙

司部二百二十六 反后故次之

后部二百二十七 形似后而次之

卩部二百二十八 蒙卩从卩而次之

彡部二百二十九 蒙卩而次之

𠃉部三百四十。蒙月而次之。

𠃊部三百四十一。蒙月而次之。

𠃋部三百四十二。蒙月而次之。

𠃌部三百四十三。不蒙上。

𠃍部三百四十四。蒙勺而次之。

𠃎部三百四十五。蒙勺而次之。

𠃏部三百四十六。不蒙上。

𠃐部三百四十七。蒙鬼頭而次之。

𠃑部三百四十八。蒙鬼从山而次之。

𡵓 部三百四十九 蒙鬼而

山 部三百五十 蒙鬼从山 而次之

屾 部三百五十一 蒙山而 次之

𡵓 部三百五十二 蒙山而 次之

𡵓 部三百五十三 蒙山而 次之

𡵓 部三百五十四 蒙山而 次之

𡵓 部三百五十五 蒙山而 次之

𡵓 部三百五十六 蒙山而 次之

石 部三百五十七 蒙山而 次之

𠂔部三百五十八上不蒙

𠂕部三百五十九

𠂖部三百六十上不蒙

𠂗部三百六十一上不蒙

𠂘部三百六十二上不蒙

𠂙部三百六十三豕之類也故次之

𠂚部三百六十四蒙希从𠂚而次之

𠂛部三百六十五蒙希而次之

𠂜部三百六十六足似豕故次之

豕部三百六十七。足似豕，故次之。

豕部三百六十八。亦四足，故次之。

豕部三百六十九。亦四足，故次之。

說文解字第十

豕部三百七十。亦四足，故次之。

豕部三百七十一。亦四足，故次之。

豕部三百七十二。頭似麋，故次之。

豕部三百七十三。蒙鹿而次之。

豕部三百七十四。足似鹿，而次之。

兔部三百七十五。字形似兔而次之。

𪔐部三百七十六。足似兔而次之。

𪔑部三百七十七。形不蒙上，皆四足類也，故次之。

𪔒部三百七十八。蒙犬而次之。

𪔓部三百七十九。亦四足類，故次之。

𪔔部三百八十。足似鹿，仍蒙鹿而次之。

𪔕部三百八十一。蒙能而次之。

火部三百八十二。蒙熊从火而次之。

炎部三百八十三。蒙火而次之。

𤇀 部三百八十四 蒙炎而次之

囟 部三百八十五 蒙黑从古文囟而次之

𤇁 部三百八十六 仍蒙火

𤇂 部三百八十七 仍蒙火

𤇃 部三百八十八 仍蒙火

𤇄 部三百八十九 蒙赤从大而次之

𤇅 部三百九十 蒙大而次之

𤇆 部三百九十一 蒙大而次之

𤇇 部三百九十二 蒙大而次之

夂部三百九十三。蒙大而次之。

夂部三百九十四。蒙大而次之。

夂部三百九十五。蒙大而次之。

夂部三百九十六。蒙壺而次之。

夂部三百九十七。蒙大而次之。

夂部三百九十八。蒙大而次之。

夂部三百九十九。蒙大而次之。

夂部四百。蒙大而次之。

夂部四百一。蒙大而次之。

𠂇 部四百二 大之異體也故次之

𠂈 部四百三 蒙𠂇而次之

𠂉 部四百四 蒙𠂇而次之

𠂊 部四百五 蒙立而次之

𠂋 部四百六 不蒙上

𠂌 部四百七 蒙凶而次之

𠂍 部四百八 蒙思从心而次之

𠂎 部四百九 蒙心而次之

說文解字第十一

灋部四百十。上不蒙

灋部四百十一。蒙水而次之

灋部四百十二。蒙林部涉而次之

灋部四百十三。以下十部皆水之類也

灋部四百十四。蒙水而次之

灋部四百十五。蒙水而次之

灋部四百十六。蒙水而次之

灋部四百十七。蒙水而次之

灋部四百十八。蒙水而次之

𣶒部四百十九。蒙永而

谷部四百二十。水。仍蒙

人部四百二十一。水所成也。故次之。

雨部四百二十二。水之自天者也。故次之。

雨部四百二十三。蒙雨而。故次之。

魚部四百二十四。水中物也。故次之。

魚部四百二十五。蒙魚而。故次之。

燕部四百二十六。尾似魚。故次之。

龍部四百二十七。魚類也。故次之。

飛部四百二十八。蒙龍象飛形而次之。

非部四百二十九。蒙飛而次之。

𠃉部四百三十。蒙飛而次之。

說文解字第十二

𠃊部四百三十一。以下四部蒙飛皆言鳥事。

𠃋部四百三十二。

𠃌部四百三十三。

𠃍部四百三十四。

𠃎部四百三十五。蒙鬲而次之。

𩇛 部四百三十六。蒙鹵而次之。

戶 部四百三十七。上不蒙。

門 部四百三十八。蒙戶而次之。

𠂔 部四百三十九。形似戶而次之。

𠂔 部四百四十。

𠂔 部四百四十一。

𠂔 部四百四十二。以上皆人體事故類次之。

𠂔 部四百四十三。

𠂔 部四百四十四。蒙女而次之。

民部四百四十五

𠃉部四百四十六

𠃊部四百四十七

𠃋部四百四十八

𠃌部四百四十九

𠃍部四百五十

𠃎部四百五十一

𠃏部四百五十二

𠃐部四百五十三

反厂而

次之

蒙人而

次之

蒙氏而

次之

蒙戈而

次之

蒙戈而

𠃉 部四百五十四

𠃊 部四百五十五

𠃋 部四百五十六

𠃌 部四百五十七 蒙𠃌而次之

𠃍 部四百五十八 蒙𠃍而次之

𠃎 部四百五十九 形似𠃎而次之

𠃏 部四百六十

𠃐 部四百六十一

𠃑 部四百六十二

𠃉部四百六十三

𠃊部四百六十四

𠃋部四百六十五
蒙弓而次之

𠃌部四百六十六

說文解字第十三

𠃍部四百六十七
蒙系从系而次之

𠃎部四百六十八
蒙系而次之

𠃏部四百六十九

𠃐部四百七十

𧈧部四百七十一

𧈨部四百七十二

𧈩部四百七十三

𧈪部四百七十四

𧈫部四百七十五
蒙虫而次之

𧈬部四百七十六
蒙它而次之

𧈭部四百七十七
蒙它而次之

𧈮部四百七十八
蒙龜下體之形而次之

𧈯部四百七十九
不蒙上

士部四百八十。蒙二而次之。

士部四百八十一。蒙土而次之。

士部四百八十二。蒙土而次之。

里部四百八十三。蒙土而次之。

田部四百八十四。里从田故次之。

田部四百八十五。蒙田而次之。

田部四百八十六。蒙田而次之。

男部四百八十七。蒙田而次之。

力部四百八十八。蒙男从力而次之。

彡部四百八十九 蒙力而次之

說文解字第十四

亼部四百九十 不蒙上

𠂔部四百九十一 不蒙上

弓部四百九十二 不蒙上

几部四百九十三 不蒙上

且部四百九十四 蒙几而次之

斤部四百九十五 不蒙上

𠂔部四百九十六 不蒙上

𠂔部四百九十七。上。不蒙。

車部四百九十八。不蒙。上。自勺至。此皆器物也。

𠂔部四百九十九。上。不蒙。

𠂔部五百。蒙自而次之。

𠂔部五百一。蒙自而次之。

𠂔部五百二。上。不蒙。

𠂔部五百三。上。不蒙。

𠂔部五百四。略似四而次之。

𠂔部五百五。略似宁而次之。

亞部五百六。略似發而次之。

𠂔部五百七。四之類也。故次之。

𠂕部五百八。五之類也。故次之。

𠂖部五百九。

𠂗部五百十。

𠂘部五百十一。蒙九而次之。

𠂙部五百十二。蒙內而次之。

𠂚部五百十三。不蒙上。

𠂛部五百十四。十干為類。

丙部五百十五

个部五百十六

戊部五百十七

己部五百十八

巳部五百十九
似己而次之

庚部五百二十

辛部五百二十一

𠄎部五百二十二
蒙辛而次之

壬部五百二十三

𦵏部五百二十四

𦵑部五百二十五

以下十二支為類

𦵒部五百二十六

蒙子而次之

𦵓部五百二十七

蒙子而次之

𦵔部五百二十八

蒙子而次之

𦵕部五百二十九

𦵖部五百三十

𦵗部五百三十一

𦵘部五百三十二

巳部五百三十三

午部五百三十四

未部五百三十五

申部五百三十六

酉部五百三十七

酉部五百三十八
蒙酉而次之

戌部五百三十九

亥部五百四十

說文解字第十五卷上

受業黟縣胡積城校字

說文解字第十五卷下

金壇段玉裁注

此十四篇

後漢書儒林傳亦云許慎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傳於世蓋許不云十五卷也慎子冲乃合十四

篇及敍稱十五卷

以獻此後序錄家或云十四篇或云十五卷所以不同也

五百四十部也

林

字源偏旁小說增一部

序云五百四十一字郭忠恕與夢英書云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張美和撰吳均增補復

古編序說文以五百四十二字為部

容相傳九千三百五

部數稍有異同要異者甚

散可存而不論也

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

正文九千四百卅一增多者今依大徐本所載字數覈之

七十八文重文千二百七十九

增多者百一十六文此由

列代有沾註者今難盡為識別

而亦時可裁偽去太去甚

略見

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

字

今依大徐所載

注中

說解字數凡十

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較少萬七百四十二字此可證說

解中歷代妄刪字奪去字至於如此之多篆文多於本始

說解少於厥初其增損皆由後人今未可強說耳大史公

自序內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實兼自序

言之然則許云解說十三萬三千其建首也立一為端

四百四十一字者實兼敘言之

初生之題也引申為凡方百類聚物百羣分也羣分謂異

始之僂謂始於一部

部同條牽屬連也共理相貫貫古音冠其字古作母母者

也部相聯

綴也襍而不越是部曰述踰也引易襍而不述此據形

系聯相連次使人記憶易檢尋如八篇起人部則全篇三

十六部皆由人而及之是也雖或有以義相次者但十之

一而已部首以形為次以六書始於象形也每部中以義

為次以六書歸於轉注也後許為字書者字林取目之先

後今不傳嗣此顧希馮玉篇其目以義為次而乖謬不可

通者如兄弟二目。次於人。凡父臣男民夫子我身女諸部
 之閒而不知兄之。本義訓茲長不訓繫。弟之本義訓韋束
 次弟不訓叔季。訓繫訓叔季者。其引申之義耳。如顧目次
 則此二篆失其本義。又如毛部而部。次於羽角皮革之閒。
 而不知毛謂眉髮之屬。而謂人須引申乃用於鳥獸。引而
 如顧目次。此二篆失其本義。誤以人體系諸物體也。引而
 申之。古屈伸字多作詘。信亦作申。說文人部有伸篆。解曰
 云。屈伸近字也。謂由一形引之。至五百四十形也。百
 突萬原。突者窮也。謂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蟲。畢終
 於亥。畢猶竟也。終古作冬。冬者四時盡也。知化窮冥。知化
 引伸為凡盡之。稱後人段終字為之。知化窮冥。窮冥
 即易之知于時大漢。于。聖德熙明。熙光明也。承天稽唐
 化窮神也。于時大漢。于。聖德熙明。熙光明也。承天稽唐
 敷崇殷中。謂光武封禪也。龔奉天命。稽攷唐堯故事。巡守
 至于岱宗。崇望秩于山川。用布尊崇之禮。大盛
 封泰山。禪梁父。升中于天。刻石紀號。遐邇被澤。渥衍沛滂
 也。殷者盛也。中猶成也。告成功也。

渥者霑也。厚也。衍如水潮之盛溢也。滂者沛也。沛之義不見於本篆下。而古書多用之。蓋古祇作水。水之大至如州木之盛。後人乃段沛水字為之。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謂盥暖字。水突字。後人乃段温深也。武立五經十四博士。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肅宗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以網羅遺逸。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探噴索隱厥誼可傳**。探取初也。深也。索者索之。段借字。小徐本作索。誼義古今字。自于時大漢至此。謂當此經學大明之時。而惟小學不修。莫達其說。翫其所習。蔽所**粵在永元困頓之季**。漢和帝永元希聞。故作此十四篇也。**庚子爾雅曰歲在庚**。孟陬之月。爾雅曰正朔日甲申。後漢日上章。在子曰困頓。孟陬之月。月為陬。月朔日甲申。書賈逵於和帝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然則許之誤說文解字。先逵卒一年。用功伊始。蓋恐失隊所聞也。自永元庚子。至建光辛酉。凡歷二**曾曾小子**。曾曾猶俗云層層也。曾十二年。而其子冲獻之。

曰曾孫是以詩謂成王為曾孫左祖自炎神也炎帝神農氏
 傳曰曾孫蔽贖敢昭告皇祖文王祖自炎神也居姜水因
 以為姓亦曰厲山氏厲山一作列黃帝以雲紀
 山其後甫許申呂皆姜姓之後縉雲相黃
 夏官為縉雲氏賈逵左傳解詁云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
 苗裔當黃帝時任縉雲之官也按韋昭云黃帝滅炎帝之
 子孫而有天下共承高辛共音恭謂共工也國語共工虞
 非滅神農也於湛樂淫失其身庶民弗助禍
 亂並興賈侍中云共工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
 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王也淮南原道訓云共工與高
 辛氏爭為帝宗族殘滅繼嗣絕祀高注共工以水行霸於
 伏羲神農閒者非堯時共工也按共工當高陽高辛嬪代
 之時故淮南書或云與顓頊爭為帝或云與高辛氏爭為
 帝所云顓頊者亦謂帝顓頊高陽之後裔耳高注謂在伏
 犧神農閒非也張湛注列子云共工氏興霸於伏犧神農
 之閒其後苗裔恃其強與顓頊爭為帝然則共工之後皆
 稱共工矣國語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賈逵曰
 共共工也許摘共字訓為共工實本國語云承高辛承者

奉也受也諱其爭帝之事若言黃帝時有縉雲氏高辛大
時有共工夏禹時有大岳周時有呂叔此之謂世祿

岳佐夏呂叔作藩佐者左之俗字漢碑多作佐蓋既用左

部同屏者蔽也國語大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嶽佐伯禹皇

天嘉之胙禹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命為

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韋注以國為氏也左傳言大岳

亦言四岳外傳言四岳亦言四伯皆謂一人非謂四人毛

傳云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

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按大嶽姜姓為禹心呂之臣故

封呂侯取其地名與心呂義合也呂侯歷夏殷之季而國

微故周武王封文叔於許以為周藩屏杜預世族謹云許

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天子晉曰申呂雖衰

齊許猶在蓋東遷之初申呂未滅東遷以後齊許併盛矣

此云呂叔謂文叔也文叔俾侯于許許邑部作蘇云炎帝

者出於呂故謂之呂叔大嶽之嗣甫侯所封

讀若許然則字當作蘇為叔重氏姓而此祇作許者其字

蓋自詩春秋已皆段許為之漢時地理亦作許縣故仍而

不改不欲駭俗。此所謂本有其字，依聲託事者。依託既久，不便更張。汎覽古書，惟史記鄭世家僅存鄒字。蓋司馬所見載籍，或存古字也。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王符潛夫論云：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宛西三十里有呂。按漢宛縣，今為河南南陽府城。漢許縣，今在河南許州州東三十里。有故許昌城，懋下言甫侯所封。此云呂叔所侯者，甫即呂也。故詩言甫不言呂。國語言呂不言甫。尙書呂荊即甫。荊，呂叔甫侯，皆謂文叔也。今地理志作大叔。周穆王時，呂侯是其**世祚遺靈**。祚，古作胙。漢碑多作祚。許從之。世胙猶胄也。**世祚遺靈**，世祿也。周語曰：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許正用此胙字。靈之言令也。善也。古鼎彝銘以需冬為令終。鄭箋毛詩曰：靈善也。自彼徂召，謂自遷汝南召陵縣也。左傳僖四年，昭十四年，定四年之召陵。漢為縣，屬汝南。晉改屬潁川。今河南南許州鄆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故召陵城。漢時召陵有萬歲里。許氏所居也。又有郎里，見於許書。闕駟說召陵曰：召高也。然則召同邵。部曰：邵高也。宅此汝瀕。瀕，厓也。宅居也。居此汝水之厓。蓋自也是也。

之後有遷召陵者為許君之先許
竊印景行詩曰高山印

八篇云印望欲有所庶及也引詩高山印
敢涉聖門謂凡

造六藝之五帝三王周公孔子
其宏如何節彼南山言大

門之大比於南山之高峻也節高峻兒山部
欲罷不能猶

置既竭愚才此六句自言用功等
惜道之味甘下曰美也

道也穀梁傳曰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少儀曰
也聞疑載疑毋身質言語注云聞疑則傳疑水經注曰聞

疑書疑立乎後漢以說古文字之形音義其不能無疑者
眾矣聞疑而載之於書以俟後世賢人君子所以衛道也

如不為此則六書之學絕矣司馬氏不為史記則孔子左
氏春秋之學絕矣皆干城大道勇敢而為之者也皆不以

小疵揜演贊其志演長流也故凡推廣之曰演文王演周
其大醇演贊其志易是也贊者見也易曰幽贊於神明而

生著孔子贊周易是也志者識也古志識同字次列微辭
演贊其志謂推演贊明惜道載疑所知識者也
次猶敘也列猶陳也微同散散者眇也眇者今之妙字凡
粗者為惡精者為妙易曰眇萬物而為言文賦曰眇衆慮
而為言辭者說也次列微辭謂敘陳其散眇之說解也說
文解字皆微辭也於文言說於字言解者互言之說者說
釋也解知此者稀稀猶少也自許而前自許而後知此道
者判也知此者稀味者少矣劉歆作七略班固述藝文志
學者所奉為高山景行者也而六藝略中以孝經爾雅小
爾雅古今字為孝經家以史籀八體倉頡凡將急就元尚
訓纂別字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為小學家於小學家
言周官六書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段借是矣而不知
爾雅三卷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此與小學家之倉頡
傳楊雄倉頡訓纂杜林倉頡訓纂倉頡故同為訓詁之書
皆古六書之所謂轉注借者不當畫而二之當合此為
小學類而以孝經五經襍議弟子職說合於論語家為一
家六藝九種易為八種庶經與傳分別井然不當分合舛
繆一至於斯也且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段借六者

造字之本。此語實爲巨繆。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者。造字之法也。轉注。段借者。用字之法也。有史籀八體。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訓纂別字等篇。以著指事象形。形聲會意之文字。乃有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等篇。又自古有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皆所以說轉注。段借之用者。其不當岐視明矣。一而二之。至令學者膠柱鼓瑟。謂小學專爲字形。六書爲六樣。字形而爾雅之學。乃別一事。晦盲沈痼。莫能箴其膏肓。起其癢疾。許說之迥異於班者。終古曾莫之知。故知許所云。知此者稀者信也。許以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當爾雅史籀篇倉頡篇之字形。以每字之義。當爾雅倉頡傳。倉頡故之訓釋。以象某形。从某形。从某聲。說其形。以某聲。讀若某說。其音二者補古人所未備。其書以形爲主。經之爲五百四十部。以義緯之。又以音緯之。後儒苟取其義之相同相近者。各比其類爲一書。其條理精密。勝於爾雅遠矣。後儒苟各類其同聲者。介以三百篇古音之部分。如是爲一書。周秦漢之韻。具在此矣。故許一書。可以爲三書。○劉班之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別於史籀篇倉頡篇及釋倉頡篇者。蓋謂爾雅小爾雅所言之者。六

經古字古義倉頡傳倉頡訓纂倉頡故所
言者今字今義實有不同不知古今非有異字爾雅小爾雅所列之字未嘗出史籀十五篇倉頡凡將等篇外也但同此字而古今用者不同段借依託致繇故又有說古今字之書班旣以古今字一卷附於爾雅矣則應合諸小學家顯然也又況爾雅小爾雅古今字三者皆以統攝六藝附之小學則當專附之孝經則不當若五經雜議十八篇弟子職一篇說三篇皆非小學之言亦非孝經之詁孝經於六藝名經而實傳故宜以孝經及說孝經各篇及五經雜議十八篇弟子職一篇說三篇合於論語家爲學者幼少所習之傳儻昭所尤儻許書無此字漢書黨可徵幸段黨爲之或然之書也尤者說之段借字毛傳曰說過也許曰說臯也言此道旣眇知者則稽謨此書雖以自信容或明昭過誤之處莫爲謾正乎庶有達者理而董之庶冀也達者通人也理猶治也董督也正也督者如衣之循其袷縫也董與袷雙聲督與袷疊韻非通人不能治之非通人治之不能正其譌缺自有說文以來世世不廢而不融會其全書者僅同耳食強爲注解者往往

眯目而道白黑其他字林字苑字統今皆不傳玉篇雖在
 亦非原書要之無此等書無妨也無說文解字則倉籀造
 字之精意周孔傳經之大旨蕤縕不傳於終古矣王裁之
 先百三公自河南南隨宋南渡居金壇縣十六代至先王父
 諱文食貧力學善誨後進不倦著書法心得錄生先考諱
 世續事父母至孝卅二歲喪親終其身每祭必泣以赤貧
 好學厲行授徒嚴課程善開導謂食人之食而訓其子弟
 必求無媿於心每誦先王父詩句云不種硯田無樂事不
 撐鐵骨莫支貧已律已教四子務讀經書勿溺時藝嘉
 慶六年生元孫義正恩賜七葉衍祥扁並拜白金黃
 緞之賜八年年九十四終於蘇反葬於金壇大坦頭
 著有物恆堂制義長子即王裁也年十三學使者博野尹
 公諱會一錄取博士弟子授以朱子小學生平敬守是書
 年二十六舉於鄉歷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知縣四十六
 以父年已七十一遂引疾歸養五十五避橫前奉父遷居
 蘇州閶門外下津橋始年二十八時識東原戴先生於京
 師好其學師事之遂成六書音均表五卷古文尚書撰異
 卅二卷詩經小學卅卷毛詩故訓傳略說卅卷復以向來

治說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條母攷其文理因悉心校其
譌字爲之注凡三十卷謂許以形爲主因形以說音說義
其所說義與他書絕不同者他書多段借則字多非本義
許惟就字說其本義知何者爲本義乃知何者爲段借則
本義乃段借之權衡也故說文爾雅相爲表裏治說文而
後爾雅及傳注明說文爾雅及傳注明而後謂之通小學
而後可通經之大義始爲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既乃
櫟楮之成此注發軔於乾隆丙申落成於嘉慶丁卯剖析
既絲疵類不免召陵或許其知己達者仍俟諸後人○自
其建首也至末皆用韻語耑分母聯原此合古音弟十三
十四部也冥明中滂方此合古音弟九弟十弟十一部也
傳年申神辛藩靈瀕門山此合古音弟十二弟十三弟十
四部而靈讀爲令善字如易傳之真清有時合用也能才
疑辭尤之此古音之弟一部也漢人用韻自元成至桓靈
大氏同此一之下曰道立於一化成萬物亥之下曰亥
而生子復從一起於六書每事爲二句亦皆韻語也

召陵萬歲里

郡國志一里百
家里魁掌之

公乘

漢仍秦制爵一爵曰
公士八爵曰公乘公

乘者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荀綽曰：吏民爵不得過公乘。公乘者，軍吏之爵，祿取高者也。艸莽臣冲，士相見禮曰：凡自稱於君上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艸茅之臣。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茅，古文作苗。孟子作莽。稽首再拜。稽，篇末作冲爵公乘而不仕，故自稱艸莽臣。稽首再拜。謂二徐本同，不應一篇而乖異如此。蓋冲本从俗，皆作稽，後人或以古字改之，參差不壹。凡許自序及冲上書用字，皆同。漢人不必合於其全書，所謂古今字也。其全書說解之語，必依用本字本義，令全書形與義畫一。所謂成一家之言也。首部曰：誦下首也。是本字。經傳及漢人多用稽，是段借字。凡說解內俗本誤改者，如蘇調也。故調下曰：蘇也。不當作唱和之和。竊室也。故室下曰：竊也。不當作邊塞之塞。但，禡也。故禡下曰：但也。不當作綻裂之袒。舟而徧也。故舟下曰：舟也。不當作周密之周。么，姦哀也。故姦下曰：么也。不當作禾名之私。飾，敝也。故敝下曰：飾也。不當作許不錄之拭。居，蹲也。故蹲下曰：居也。不當用作俗。逗，立也。故立下曰：逗也。不當作俗。逗字之住，攏用之。踞，逗立也。故立下曰：逗也。不當作俗。逗字之住，攏

碎也故碎下曰糲也不當作石磴之礪繯縮也故縮下曰繯也不當作絹悟覺也故覺下曰悟也不當作寤炎灼也故灼下曰灸也不當作炙息愁也故愁下曰息也不當作行和之憂凡若此類許必枘鑿相應斷不矛盾自陷全書內有似此者皆淺人所竄改當從其朔者也

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考者攷之下

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違古祇作韋相背也後天而奉天時萬

國咸寧萬本蟲名用為數名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而終未製字終古段借者後世乃造万字寧同

寧寧安也所謂本神人曰和和當作蘇此從俗作和猶復深惟五

經之妙惟思也許云孔子書六經此云五經者合樂於禮則為五經也故莊子天運篇有六經之目禮

記經解篇列詩書樂易禮春秋為六藝文志列六藝略冲亦云六藝羣禮書詩樂春秋為六藝

書之詁而漢立五經博士惟樂無聞許君以五經傳說
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然則云六經者古古相
傳之說也云五經皆為漢制謂光武好經術立五經十
四博士又以李封為春秋

者漢人所習也
左氏博采幽遠窮理盡性已至於命章帝建初中大會
諸儒於白虎觀考

詳同異親臨俯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
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先帝

謂孝和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

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賈逵字景伯扶風平
陵人也九世祖諡父

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
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逵悉傳父業尤明左氏國語

為之解詁五十一篇章帝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
者具條奏之又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集

為三卷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和帝永元三年以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

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云修理舊文殊

藝異術靡不悉集者和帝紀云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

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此皆

用侍中說為之安帝永初四年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

文字此安帝之繼述先帝也冲名侍中者君前臣名也

許六言賈侍中說不言賈逵說者弟子不敢名其師也

左傳君子曰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冲語

本左氏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傳文書曰人之有能有

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鴻範文羞進也併此者上為殊

本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

故猶今言前任也閣各本

閣者多矣閣為閨閣小門閣為皮閣之處太尉南閣祭

酒謂太尉府掾曹出入南閣者之首領也百官志太尉

子引嫌故黃其閣陳元為司空南閣祭酒見經典釋文
 言南閣以別於他曹今說文各本於弟一行署曰漢太
 尉祭酒許慎記太尉祭酒四字相聯不通如淳曰祭祠
 時尊長以酒沃酹故吳王鼻於宗室中為祭酒豈太尉
 有數人而叔重為之祭酒乎其不然可知矣後漢書儒
 林傳曰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
 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黏平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於家初慎以五
 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
 十四篇皆傳於世按史不言其為大尉南閣祭酒由郡
 功曹舉孝廉即應劭漢官儀云世祖詔自今以後審四
 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史務盡實
 覈也凡史云故某官者皆謂取後致仕之一任冲云故
 太尉南閣祭酒不云故浚長然則疑浚長落職又至京
 師充三府掾已而歸里卒於家不得云終於浚長也後
 漢書獨行傳魯平先為陳留太守後為博士亦其證

本從達受古學 古學者古文尚書詩毛氏春秋左氏傳
 及倉頡古文史籀大篆之學也達卒於

永元十三年許於達受古學故江式論蓋聖人不妄作

書表云達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
皆有依據論語曰蓋有不知而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

蒙上深惟五經之妙博采幽遠達復修理舊文許從賈受古學言之許於五經既有五經異義為今學古學所

折衷矣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故曰本立而道生自周

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於經獨言周禮者舉一

律者知古而不知今不可以為政故四科辟召三日明達法令足以決疑且尉律之制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

史又以八體試之自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至說律苛人受錢者妄生繆解六書不講以律誤人猶以經禍人也

恐巧說哀辭使學者疑藝文志曰後世經傳既已乖離

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達折衷於作說

文解字。一書之名。惟見沖奏中。既曰說文。又曰解字者。古曰文。今日曰字。言文字以咳。古文籀文小篆三

體。言說解以全。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段借。六書。每字先說解其義。次說解其形。次說解其音。說釋也。解

判也。後世從省。六藝羣書之詁。周禮言三物者。六德六。但目為說文。行六藝也。言六藝者。禮

樂射御書數也。漢人言六藝者。司馬遷劉歆班固謂六。經也。周之六藝。主習其事。漢之六藝。主習其文。文與事

未有不相兼而習者。抑周時以六藝。隳枯技能。為六德。六行之助。孔子所云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也。漢時以六

藝。統攝古聖載籍。咳六德六行六藝之大全。漢之有六。經。實即周之教民三物也。周人所習之文。以禮樂詩書

為急。故左傳曰。說禮樂而敦詩書。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而周易其用在卜筮。其道取精微。不

以教人。春秋則列國掌於史官。亦不以教人。故韓宣子。適魯。乃見易象與魯春秋。此二者非人所常習明矣。云

魯春秋者。獨得周公之法。與晉史不同也。孔子雅言。惟。詩書執禮。而七十二子身通六藝。謂或通其一。二不必

一人而兼六藝也。六藝足以攝羣書，必兼言羣書者，容有不見六藝而見羣書者也。漢律亦羣書之一也。詁者訓，故言也。凡前皆訓其意，而說之也。訓者順其理，而天地鬼神山

川艸木鳥獸蝨蟲襍物奇怪王制禮儀。儀依許祇當作義，此亦從俗用。

儀世閒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凡者取摭之，言也。冲云十五卷，則此敘別

為一卷明矣。許云十四篇者，不數敘言之也。冲云十五卷者，兼舉敘也。十三萬三千四百

四十一字。不言五百四十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千一百六十三者，已詳於敘矣。十三萬三千四

百四十一字，蓋兼每篇說解及敘言之。敘亦說解也。自敘凡五千三十字，以今各篇所載說解字數十二萬二

千六百九十九併此為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九。於二許所謂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尚不足五千七百

十二字。慎前呂詔書校書東觀。校者今之校字，經典祇作字。校許以詔書校書東觀，不

見本傳。蓋安帝永初四年，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儒林傳則云：「太后詔劉珍與劉駒駘馬融校定東觀五經諸子云云。」與和帝紀同。馬融傳亦云：「永初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蓋此時分司其事者，史不盡載。許亦其一也。許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已搆造說文。歷十一年，至永初四年，復校書東觀，其涉獵者廣，故其書以博而精也。又十有一年而書成，推詳許之行事，先後蓋其官終於大尉南閣祭酒。故沖署曰：「故大尉南閣祭酒。」凡言故者，皆謂方罷之一任。漢詔書皆如此。自祭酒解職而病，而遣沖獻說文，自是而卒於家。曰：「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蓋自召陵遣沖也。然則為浚長，必在為大尉掾之先，而校書東觀，其在為大尉掾後。」與玉海曰：「洛陽宮殿名云：東觀在洛陽南宮。」**教小黃門**

孟生李喜等。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董巴與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宦者傳曰：「永平中，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迄乎延平中，常侍至有十一人，小黃門二十人，教小黃門事，亦受詔為之。」

孟生李喜小黃門二人名也

曰文字未定未奏上

冲言當其時未奏上者以文字未定

也既云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則文字已定矣何以云未定

也古人著書不自謂是時有增刪改竄故未死以前不自謂成司馬闕其十篇班氏或言當考皆以任重道遠

死而後已許雖綱舉目張而文字實無聞疑傳疑不無待於更正今有由聲片聲免聲而無正篆以及凡可疑

者皆因未定而未竟也逮病且死今慎已病遣臣齋詣則自謂不能致力而命子奏上矣

闕齋者持遺也詣送致也闕者東都之兩觀也慎又學東京賦曰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

孝經孔氏古文說

以下至并上述附奏古文孝經說之意

古文孝經者孝

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

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

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尚書獻之按志於禮論語孝經下皆

不言安國獻壁中文然則安國所得雖多而所獻者獨
 尚書一種而已淹中所出之禮古經魯國三老所獻之
 古文孝經皆即恭王壁中所得而安國未建武時建武
 獻者也孝經至昭帝時魯國三老乃獻之建武時光武
 帝年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云給事中議郎者議郎有
 號郎六百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范史言作毛詩皆口傳
 序為古文尚書作訓旨而不言其校古文孝經皆口傳
 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撰亦具也刀部曰器具也
 也藝文志孝經古文二十二章與孝經十八章異劉向
 曰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一章凡二
 十二章班固曰孝經經文諸家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
 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君說不安
 處古文字讀皆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
 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按衛宏校而為之說未著書僅口
 傳故外間有其說官徒有三老所獻而無其說也許學
 其說於宏沖傳其說於父乃撰而上之如公羊春秋自

子夏至漢景時胡母子都乃箸竹帛而近世有偽造孔安國孝經注者吁可怪也惜冲之說不傳耳許受古學於賈侍中他經古學皆得諸侍中孝經學獨得諸衛宏故必分別言之亦使孝經古文說官有其書以扶微學

臣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臯死臯詣首再拜曰聞皇

帝陛下

起末皆云稽首再拜而末稽首之上云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東漢人文字多如此見

於今者若蔡邕戍邊上章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皆見漢書注漢百石卒史碑見隸釋與此而四周禮九擗一曰稽首吉拜也頭至地也二曰頓首凶拜即稽顙也頭叩地也三曰空首吉凶皆有之即拜手也頭至手也稽首頓首吉凶不相兼是以周制惟喪稽顙惟大變用頓首如左傳穆嬴申包胥之頓首即稽顙也獨斷曰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意非不善也而仍兼言頓首死罪為請罪之辭遂使一簡一行之間建光元年九月己吉凶二拜並出殊為非禮說詳釋拜

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建光元年安帝即位之十五年歲在辛酉自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

庚子至此召上書者汝南許冲詣左掖門外會

宋本無外字凡

言掖門者謂正門之旁門手部曰掖者一曰臂下也其

字古作亦今作掖門之在旁如臂與脅之有閒也云左

掖門者謂北宮東面掖門對下朱雀掖門為南

令并齋

面掖門言也會者謂上書者多皆會於此也

所上書

所上書謂說文解字十五卷孝經孔氏古文說一篇并齋者合而齋上之也九月二十日冲所

言先達於上即命至

左掖門進所上二種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

百官志中黃門

穴從僕射一人六百

石中黃門比百石

詔書賜召陵公乘許冲布四十

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

百官志曰北宮朱爵司馬王南掖門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

月初作北宮朱爵南司馬門 敕勿謝

說文解字第十五卷 下

受業壻仁和龔麗正校字

嘉慶二十年歲次乙亥五月刊成

胞弟玉成 男驤 孫男美中 曾孫男義正

玉章 駮 美度 義方

玉立 美製 義曾同校字

美韞

美猷

3629193

說文解字注 十六 十五卷下



二十八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廿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4754090



223

3
6